

东西世界 漫游指南

{英}

E.V. 卢卡斯

E.V. Lucas

东西世界 漫游指南

{英}

E.V. 卢卡斯

杜庄——译

E.V. Luca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西世界漫游指南 / (英) E.V.卢卡斯
(E. V. Lucas) 著; 杜庄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
出版社, 2018.1
(世界大师散文坊)
ISBN 978-7-5399-9385-0

I. ①东… II. ①E… ②杜… III. ①散文集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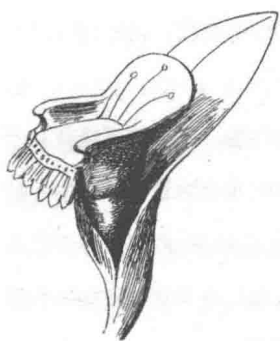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6250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东西世界漫游指南 |
| 著 者 | (英) E.V.卢卡斯 |
| 译 者 | 杜 庄 |
| 责任编辑 | 汪 旭 |
| 出版发行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印 刷 |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×1230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8.875 |
| 字 数 | 222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9385-0 |
| 定 价 | 39.00 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

周一综合征



七天中,只有“周一综合征”(Mondayish)真的成了一个单词,这实乃怪事;因为除了周一具有显而易见、与众不同的个性,其他的几天也不例外。为什么就没有周二或周三综合征呢?其实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对我都有不同的意义,周一如此遭人嫌弃,无非是因为它开启了大家需要工作的整一周,于我而言,相较于周二的了无生趣,周一要讨喜许多。开启新的一周根本就算不上有何过失,尽管我们习惯将罪责归咎于周一,开创某项新事业是高贵的,但继续跟进难免无趣,正如跟在一个勇

猛的开山鼻祖之后的那位温顺的接班人,周二的情况也是如此,这么一想,周二还真是可怜。

周一也有可能平淡无味,但这与周二的无趣是两码事。周一的平淡就在于在那之前人们虚掷着光阴,兴许就像百合花似的无意识地吸纳着生活中的各种理念;还在于它的特殊位置,新的一周还有这么多天才能结束,而旧的昨天已永不再来。然而,周二的了无生趣则在于它的无足轻重;周二毫无意义。如果你想了解这种彻头彻尾的无关紧要,不妨去一家周末度假酒店看看,比如说去布莱顿,待周六至周一这几天来来往往的人群过后,继续待在那儿。周二你就能感受到人数上的剧烈反差。再看看那菜单——连主厨都懒得出力应付周二的客人。连周二(Tuesday)这个词都特别难拼写,连不少文化素养不错的女士在拼写时都习惯将e放在u的前面,其实有何不可呢?周二又有什么权利指望博得众人的偏爱呢?

纵有万般过错,周一起码还是态度积极的。周一让人生起反抗之心,而周二只是个卑鄙的懦夫,让我们一味地顺从社会机器。最近美国的宗教复兴者们从不在周一召开集会,在我看来不足为奇。这说明他们还是很精明的,因为他们很清楚但凡周一大部分观众的心情都很抑郁,他们需消耗大量气力才能令这批人心情好转,继而才能施展自己的口才与魅力;而剩下来的一部分观众则对即将到来的周二情绪复杂,因而连带着对周一也是冷漠无感。正是这种对沉闷单调的预感,令周一的夜晚不再“星光璀璨”。不过随着周二的行将结束,这一天也就不那么无趣了,因而周二的夜晚最是“星光璀璨”(借用华兹华斯的话)。

一到周三,这一周算是自己活了过来,一改颓态,开始复苏。周三,剧院有下午场的演出,某些更为怡人的周报也会选在那天出版上市。这个词本身读起来就有一种真诚圆润的气氛——Wednesday。周三会顺理成章地发生点什么,就

算有奇遇也不足为怪；而就我来看，周二绝不会兴起一丁点儿的波浪。夏天的时候，伦敦大板球场逢周三常有赛事，因此那天友人们多半待在城里。周一他们也许还没回来，周五又准备出城；但周三他们一定在城里，这是雷打不动的。我最喜欢周三。

（政客们一贯急于发现生活中更为友善、宽容的那一面，但多年以来，他们也察觉出周三的不同，在这一天他们竟也将那尖酸刻薄的辩论时间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内。上一届政府为何这么失败，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邪，更改了周三的辩论时长。）

一到周四就又出现些许颓势，周三的活力已经荡然无存；生活再次退回到休憩的状态中。我不懂为何不干脆将周四定为休息日。周四是相当诚实的一天，除此之外，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形容它。如今周四(Thursday)与雷神的日子(Thor's Day)再无直接的瓜葛。就我看过的资料显示(要是准确无误的话)，雷神还是位铁匠，但周四与强悍、直率、美好无半点关联。如果将周二比作淡啤酒，那周四就是香槟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两天相互关联，可并为一个组别。要是我是个商人，我敢肯定，在周一我会抛出股票、大亏本，周三、周五大赚一笔，周二、周四不赚不亏。

我将周三与周五列在一起，是因为这两天我的心情很好，但是周五并没有周三的品性。周三冷静、笃定、温文尔雅，周五则情不自己、略显骚动。周三独立成行，周五在某种程度上已将大把时间划在周六的范畴里。周五是非常忙碌的一天。太多的报纸要出版，太多的行李要打包。但此时，周五显然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：它是某次结束的开始，是周六与周日的先行者。某些道德家有言，期待比得到好，按这种说法，周五可能是一周内最好的日子，因为人们在这一天花费大量时间寻思着第二天要干的事情、第二天的美好。周五最大的优点就在于，它为

周六的到来铺平道路,正在进行的工作也可以就此打住。我觉得周五多半会比较幸运的一天。

接下来就到了周六与周日。但此时,分析者不免支支吾吾起来,因为周六与周日实在不好定性。周一至周五的特性对所有的人而言都大同小异。但如何定位周六与周日,纯粹基于个人选择。在有的家庭,这两天面貌相似、性质雷同,如友人、似同伴;而在某些家庭,这两天差别甚远,如苏格拉底与他的老婆那般无法共存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周六准确来讲并不是流畅而过的某一天,它是时间的集合,工作片刻、娱乐片刻加上全天的坐立不安。这是我们心心念念的一天,因此常以失败告终。我对周六倒没有什么格外与众不同的印象,除了挤得满满当当的、经常晚点的火车,和太早关门的商店。

较之周六,周日更加因人而异。对有信仰的家庭而言,这一天得轻声细语,每一分钟都过得静默无声;对有信仰的家庭的小孩子来说,这一天即是永恒(太长了)。对没有固定信仰的人无言,周日是情绪波动最剧烈的一天。有的人觉得这一天打断了正常进行的工作;而有的人则将这一天视作这一周的精华,其他的时间无法就在为它的到来做准备。周六与周日是无法定性分析的。

周一呢?我们再度脚踏实地地生活起来。我已经讨论过它了:说来说去只有一点最关键,周一总会卷土重来,佯装换上新貌。事实上,它依然是老样子。



火



“噢，生起一堆明亮的炉火吧！”——爱德华·菲茨杰拉德^①

我的一位朋友得了间乡村小舍，于是他寻思着该为这房子列一份必需的物品清单，他想了几分钟，只列了火钳与拨火棍两物，其他的東西他都指着别人给补上。家里只要能生起火来就足够了。其他东西都不是必需的，连椅子都无关紧要；能生起旺火来实属不易。有些偷工减料的承包商在现代房屋中

^① 爱德华·菲茨杰拉德(1809-1883):英国诗人、翻译家,《鲁拜集》的英译者。

安装的壁炉简直可以让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落下泪来,那些壁炉实在是又小又不好使,火在里面几乎燃烧不起来。我们英格兰人绝对是友好、宽容的,前提是家里面一定得安装有壁炉。壁炉让我们充满人情味。

古希腊时期的一家之主常在炉前进行宗教仪式,现代的父亲们不用这么做了,但是壁炉边仍具有某种神圣的氛围感。爱人们在炉前私语,朋友们在那儿倾诉衷肠。对着火光,夫妻们执手而坐。餐桌上是为俏皮话与幽默而准备的,而炉前等待的则是某种更深沉、更私密的情绪。映衬着火光,我们给予他人最为恳切的忠告,同时感受那最深切的同情与包容。炉前是最适合二人相伴的地方。火本身也好似一位老友,它彰显在外的就是温暖。那首最富人情味的诗歌《荒村》(*The Deserted Village*)^①中最富人情味的段落,讲述了在外的游子时而在魂牵梦绕处忆起远方家中的壁炉来:

我仍希望享有最后善终的时光,
在这些简朴的村舍之间卧躺……
呼朋引类相聚于我黄昏的炉火旁,
向他们讲述我全部的见闻和感想……

只有在火炉前,人才能如此地袒露心扉。温馨的火光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展现出最好的一面。菲茨杰拉德的《春日的草地》(*Meadows in Spring*)中有几节诗,可以说是描绘壁炉场景的最佳代表:

①《荒村》为十八世纪英国剧作家奥利弗·哥尔德斯密斯(1728-1774)的名诗。这首诗并没有名家的翻译版本,而译者自觉能力不足,故选取了网上的翻译。在未特别注明的情况下,本书中出现的诗歌皆由译者本人翻译。

某天我与老友

谈起我们的青葱岁月，

多么的快乐，不过常常

很傻，的确如此：

但是很快乐，很快乐呀！

或许是为了开心起来

我们哼起了几首老歌，

林中再次响起回声

在这夏天——

这甜美的夏天！

然后我们开始喝酒，

无言、安逸；

我们就那么坐着

只有一个褐色的酒壶在中间传递着

偶尔！

偶尔一滴泪光

在我俩的眼中打转，

看这两个老友

多么开心

多么开心啊！

壁炉前适合诞生鬼故事；的确，鬼故事需要火光的参与。假如英格兰的供暖都靠热水管或煤气的话，那个通灵研究协会估计早就解散了。煤气炉在安抚人

心上相当蹩脚。它们的确用自己的方式让房间暖和起来,但仅此而已。如果指望从煤气炉那儿获得慰藉与鼓励,那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对着个煤气炉,你有可能妙语连珠、人情味十足吗?你的眼睛得不到满足、想象力无法延伸,它的火焰是如此的矫揉造作、抑制着你的情绪;它燃烧着的热量是这么的空乏、吝啬;它无声、无情、无趣;它完全受煤气公司的控制,换句话说,也就是受议会的控制。而堂堂正正的火与议会没有半点关系。堂堂正正的火有脾气、有野心、有冲动,燃气炉对此一无所知,石棉从不敢痴心妄想。但至少与热水管相比,煤气炉还是有自己的优点的。再怎么不济,煤气炉上还是有火光的,眼睛至少还有聚焦的地方;你还可以在它跟前聚起小半圈脾气好的人。热水管连这点都做不到。热水管埋伏在安全的地方,散发着热量,你看不见热量来自何方,因而对之毫无情绪。从热水管上升腾出的热量除了让室内不那么闷人,就谈不上有其他优点了。

煤总是让人惊讶,因为每批煤都不一样。有种煤不是在烧,而是像在爆炸一样。这种煤主要来自采石场,我们必须相信,煤商购入它们是纯属偶然。不过还好,事故倒真是没有几起。另一种煤中的佼佼者被用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,它除了不发热,其他方面尚属正常。新的一批煤送来时,你无法做出任何预测,尤其当煤商承诺这批煤和“上一批完全一样”的时候。

火带给人的真正享受是在卧室里。这是火最引人遐想、最神秘的时分。你躺在床上,睡眠惺忪地看着火焰的闪动、光影的摇曳。光线时明时暗,这个房间慢慢地挤进来各种幻影。时不时地,煤块松动、坠落,打破了这份寂静。寂静中的轻微声音对人而言是很奇妙的:也许部分出于此,我们迷恋着电影^①,画面上火车撞入站台,街上有着川涌的人潮与车辆,但除了放映机器的哒哒声之外没有别的声音。卧室里燃着一团火的时候,睡意来得犹如被施了魔法。

① 当时还是默片时期。

另一大享受就是在火光的映照下读书,但此时仰仗的不是火光,而是书。书的作者应该毫不迟疑地抓住我们的好奇心,使得我们就着这捉摸不透的煤所发出的摇曳不定的光线读下去。书一页页地往后翻,头越来越低,书越来越靠近火光。小男孩和小女孩喜欢趴在壁炉前的小毯子上看书。

有的人家里一年到头都生着火,的确,热的日子没几天,火红的壁炉便也没什么不妥。据莫蒂默·柯林斯^①所言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完全用不上壁炉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五天。不过,常年生着火显然是很费钱的。当阳光落在煤块上时,煤立即变得无生气,显得灰蒙蒙的,苍白无力。如此看来,当太阳当空照的时候,应该把火给熄灭,当然除了厨房与户外用火。

户外生起的火总能让人快乐起来,点火、让它持续燃烧,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来让人重返青春;不管是点燃废弃物来生火烤土豆,还是将松果、松叶堆在一起点火,让它们散发出香气,或是干脆像吉普赛人那样,将木柴科学地搭起来,点火,在上面悬个三角吊壶。吉普赛人的火堆简直是件艺术品。“两根短树枝插在地上,第三根与它们相交叉,形成一个三角结构的框架。倚靠着这个框架的是大量最为短小、干燥的树枝,如此便堆积成一个小柴垛。外面一圈是更长一些的树枝,它们与其说是立着的,不如说是靠在里面的那个柴垛上。如果一根木柴是水平放置的,在引上火的情况下,中间会烧尽,两端则烧不着。假若这木柴是立着的,那它肯定很快就会烧着,并且烧的时间更长,最后会烧成灰烬。”这是对此有所耳闻的理查德·杰弗里斯在《毕维斯》^②这部儿童史诗作品中的描述。将篝火搭建好之后,接下来就是点火。正如水手在风神埃俄罗斯的洞中依然能点

① 莫蒂默·柯林斯(Mortimer Collins,1827-1876)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。

② 理查德·杰弗里斯(Richard Jefferies,1848-1887),英国自然作家,他的《毕维斯》(Bevis)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。

燃烟斗一样，年长的吉普赛妇女也能在狂风袭来时将篝火点燃；普通人就没有这么熟练。从露天火堆上升起的风烟充斥着过往的记忆。一阵烟火飘过，我们即刻与遥远的祖先感受一致，我们身体里最初、最原始的记忆被唤醒了。

一位名叫R. H.梅辛杰(R. H. Messinger)的美国诗人曾写有以下的诗行：

点燃木柴吧！——

哎，要山边的山毛榉枝

小猫头鹰在那里相聚、嬉闹，

还有乌鸦低沉地叫唤；

要断裂的松树枝与香甜的雪松木；

还要一块芬芳的泥炭，

它就藏在蕨类植物的下面，挖挖看；

满是疙瘩的橡树木也不错，

或者一捆普通的柴把。

它明亮的火焰在摇曳，忽闪忽闪地，

将正在喝酒的我们照亮；

而这渗出的琼浆

是我们思考时甜美的音乐。

煤上面燃着的火，即便在铁匠的炉子里，也无法与木头上火焰的熊熊燃烧之态相提并论。木头上燃着的火是这一切的开端。在人熟悉煤的用途之前的那几个世纪里，我们粗野的祖先们在燃着的木柴上炙烤肉类、取暖。

煤是现代的，也是堕落的。来看一首古老的爱尔兰诗歌，诗里提及了燃料的

使用，“噢，”这首抒情诗是这么开始的，“为了弗格斯王的盛宴需点起火来，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岸边，都不要点燃树之王……柔韧的忍冬，如果你点燃它，厄运会接连不断地袭来；武器会对准你，你会被汹涌的巨浪所吞噬。不要点燃珍贵的苹果树。”这位游吟诗人接下来娓娓道来，何种树可用作燃料，何种树不能。接下来的诗行是最值得玩味的，“木头中燃烧起来最为暴烈的是绿橡树，一旦燃起来，无人能够毫发无伤；人一靠近它就会头疼，它辛辣的灰烬会让人眼疼。在所有的树木中，赤杨木是战场上的巫师，在战争的火焰中烧得最为滚烫——点燃赤杨木与山楂树时都得格外小心。冬青树，趁它绿油油时燃烧它；冬青树，等它干枯下来燃烧它；所有的树中，冬青是最好的。”会有人带着如此的热情与诗意来描绘“德比光明”与“丝石^①”吗？即便是品质最优的“德比光明”与“丝石”？

每日照料柴火实际上都得靠一个人专门完成，因为与煤火相比的话，柴火需要人持续不断的关注。总有些突发情况，需时刻提高警惕。风箱得放在近处，火钳得时刻放在手边。生柴火的时候，这两个工具可比烧煤火时用的工具要意义明确得多。火钳不必佯装做派，不必明晃晃的；风箱除去它的基本用途，本身也是个美丽的物件；壁炉中的柴架直立着，体态优美，上面躺着木头；生火的砖块温暖、朴素，它那温馨的氛围是装饰性的瓷砖永远无法实现的。另外，木头的清洁感与煤的污浊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木材来自附近的小树林。你看着它成长起来；你对它有情，它对你有意。它期望带给你温暖，你也希望借由它取暖。相较之下，煤块显得冷漠无情得多。再加之，木材是由某个你熟悉的、性情幽默的村民砍伐并亲自送上门的，而煤则是由某个矿工挖出来的——他大概脾气暴躁得很，整日想着罢工的事。你几时听过伐木工人罢工的？再看看木头上冒出的烟！干净、气味香甜且浓烈，在烧得焦黑的叶子的映衬下，这烟雾的色泽很是优美剔透，

^① 均为当时的煤的品牌。

犹如鸽子的酥胸。它那灰蓝色中透出的优雅简直无与伦比。

惠蒂埃^①在其著名的长诗《大雪封门》中将灼烧着木柴的壁炉给细致描绘了一番。我们听到了灌木的断裂声，与树液的嘶嘶声。火栖息在“绿色、又大又厚的橡树木”与“坑坑洼洼的灌木”上：

走近

我们看到第一缕红色的火光出现，
听到清脆的断裂声，发现摇曳的光
闪烁在水洗般的白墙与松垮的横梁上，
直到这间老旧、装饰简陋的房间
绽放成一朵玫瑰色泽的花儿。

斜体的这句写得真好——斜体是我加的。对最好的火而言（正如对最好的芹菜）——那种最真挚饱满、最激荡心扉的火——必须得有霜。在雾蒙蒙、潮湿的日子里，火只是默默地燃烧着，而丝毫没有热情发展成熊熊之势。惠蒂埃给我们来了场暴风雪：

将外面的世界关在门外，
我们围坐在干净的壁炉前，
心满意足地听着北风呼啸，
它愤怒但徒劳地撞击着门与窗。

① 约翰·格林里夫·惠蒂埃(1807-1892)，美国诗人，与朗费罗等并称为“炉边诗人”。下面的这首《大雪封门》(Snow Bound)是他的名作。